

叶延芳 主编
李伯杰

德语国家 经典散文

*Wai Guo
Jing Dian
San Wen
Cong Shu*



叶廷芳 · 李伯杰 主编

德语国家经典散文

WAIGUOJINGDIANSANWENCONGSHU



上海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德语国家经典散文/叶廷芳,李伯杰主编. - 上海: 上海文艺出版社, 2005. 4 (2005. 6 重印)

ISBN 7-5321-2756-7

I. 德… II. ①叶… ②李… III. 散文-作品集-欧洲 IV. I50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4) 第 095193 号

责任编辑: 谢 锦

封面设计: 王志伟

德语国家经典散文

叶廷芳 李伯杰 主编

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 上海绍兴路 74 号

电子信箱: cslcm@publicl. sta. net. cn

网址: www. slcm. com

新华书店 经销 上海交大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850 × 1092 1/32 印张 8.125 插页 2 字数 185,000

2005 年 4 月第 1 版 2005 年 6 月第 2 次印刷

印数: 3,301—6,600 册

ISBN 7-5321-2756-7/I · 2135 定价: 18.00 元

告读者 如发现本书有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质量科联系

T: 021-54742915

前言

叶廷芳 李伯杰

在世界文学的长河中,德语文学曾经掀起过一个又一个巨浪,冲击着世界文坛,丰富了世界文学的宝库。德语文学,包括德国、奥地利、瑞士德语区以及其他用德语为载体的文学作品,其中德国因人多势众,德国文学自然声音洪亮,占尽优势。但是奥地利和瑞士也不甘示弱,他们的名家名作不断,令德国人不得不注目。自18世纪起,德语文学一改之前的弱势,开始在欧洲文学大家庭中闪亮登场,提交了一批批令人无法回避的杰作。无论是歌德的《浮士德》还是席勒的《华伦斯坦》、《威廉·退尔》,诺瓦利斯的《海因利希·封·奥夫特丁根》还是霍夫曼的《谢拉皮翁兄弟》,海涅的抒情诗还是凯勒的《绿衣亨利》,托马斯·曼的《布登勃洛克一家》还是黑塞的《荒原狼》,卡夫卡的《变形记》还是布莱希特的戏剧……德语作家的名篇不胜枚举,而且以其鲜明的特色独树一帜,德语文学在世界文学中的地位似乎已有公论。

不过文学整体的强势,并不意味着每个文类的强势。说到散文,无论是中国还是英国,都拥有源远流长的散文传统,散文在整个文学体系中

占有独特的地位。从这个意义上看,德国似乎不是一个散文的国度。德语文学为外国人所知的,也大多限于几个大家的几部大作。至于德语文学中是否还有“另类”作品,如我国文学中的轻灵飘逸的散文小品、英国文学中的亲切随和的随笔等,似乎不大为人所知。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也许在于思辨性“屏蔽”了德语文学的其他品格,而且德语本身的特点也许不那么有利于散文小品的产生,更不利于译成外语。

德意志民族是一个喜爱思辨、勤于思考的民族,自康德起就成为西方世界的主要思想输出国,曾经给人类文化奉献了一个又一个杰出的思想家、哲学家。大凡于西方精神文化有兴趣的人,德国哲学家的名字必定是耳熟能详。除了德国之外,奥地利和占瑞士人口三分之二的德语居民也给世界带来了不少优秀的哲人、心理学家,他们的文化也同样浸透了形而上的特点,可以说,思辨的特点浸透了德语文化。德语国家的文学、音乐、造型艺术,无不体现出这个特色。文学作为语言的艺术,更是如此。德语文学中的许多作品都紧紧扣住理想与现实、个人与群体、艺术与人生等形而上的主题,探讨世界和人生的意义。毋庸讳言,德语文学之跻身于世界文学之林,其思辨性是一个重要因素。不过,德语文学在得益于德国人思辨的深度的同时,似乎也摆不脱“沾光”的附庸嫌疑,好像是全凭思想一维,德语文学才能立足于世界。

谈到德语时,歌德赞不绝口,津津乐道于德语的灵活性,表现出了对这种语言充分的自豪

感。语言与文化是一体,语言是一种文化的表征,又对一种文化起着“塑型”的作用。德语以其严谨、规范的特点塑造着德国人的气质,也影响着德国人的思维,对于写作的意义自不待言。

当然,凡事有其利必有其弊。德语文化的思辨性和德语的严谨特点也限制了德语文学在域外的传播和接受。体现在德语文化中的思辨性,对于以德语为母语的人而言也许正是精彩之处,而对于德语地区以外的人,尤其是对德语文化了解不多的人、与德语文化有着不同传统的民族来说,接受德语文学的确有着相当的障碍。

对于外国人来说,德语也许的确是过于复杂,甚至阻碍了外国人与德国人的交流。与歌德同时代的法国名人斯太尔夫人在谈到德语时,不乏抱怨不满之词。她厌恶德语结构太复杂,句子太冗长,尤其是那个讨厌的“框型结构”简直让她难以忍受。一个句子最后的动词没有说出来,这个句子便没有完,出于礼貌,更出于完整、正确地理解对方的思想,就必须耐心等待,直到对方把这个句子说完。斯太尔夫人对这种“框型结构”十分厌恶,认为这导致德语没有法语当中那种“打断对方说话的艺术”。受“框型结构”之苦的并非斯太尔夫人一人,传说一个美国人到了俾斯麦治下的德国。他久闻俾斯麦善于雄辩的名声,仰慕之余,想方设法进入了第二帝国的议会去旁听俾氏演说,想一睹俾斯麦口若悬河的风采。但因他不谙德语,所以请了一位口译员替他翻译。在议会中,俾斯麦已滔滔不绝说了许久,而翻译仍未开金口。美国人心急火燎,不住地问道:他

说了什么？而翻译则示意再等一等：“他还没把动词说出来！”美国作家马克·吐温那篇关于德语的杂文更是极尽揶揄之能事，不知德国人读了作何感受。

如此看来，德语文学似乎先天不足，德国人不是写散文的料。不过这样说大概过于绝对了，这又牵扯到关于散文的看法。“散文”在德语中是“Prosa”，与“诗”（Vers）相对。两种体裁一直在明争暗斗。诗是韵文，是“雅”的或正统的表达方式。除了抒情诗之外，叙事诗、歌剧等严肃文学都是韵文的天下。18世纪以前，诗是文学中的名门正派，凡严肃文学或自诩为严肃文学者，无不用韵文写作。与此相反，散文因其大众化的性格而被“雅士”不屑一顾，一直处于下风。从18世纪起，散文的地位随着市民阶层的兴起而被提升，开始向韵文争夺地盘。到了19世纪末，散文才随着长篇小说的盛行而击败韵文。到了20世纪，韵文的地位江河日下，风光不再。由此看来，散文在德语国家根基不深。

德语中所谓“散文”的概念源出拉丁文，原意是“直来直去的语言”，即不受节奏、韵律限制的语言，主要是指日常生活中使用的语言，如同我们常说的“大白话”。后来发展出了“艺术散文”等文类，包括除韵文的一切体裁，比之我们所理解的“美文”要宽泛得多。相比之下，德语文学中的“美文”的确不多见，但是在“散文”范围内的随笔和杂文却相当丰富。尤其是到了近代，散文的整体地位提升后，杂文、小品文、随笔的地位和数量都大增。如果抓住德语散文的这个特点，对德

语文学中的散文作如是观,则不能说德语文学缺乏散文,德国不是散文的国度一说也难以成立。

任何一种文化、任何一个民族,都不可能只有一副面孔、一个模样。德语文学并非千篇一律板起面孔高谈阔论,其中同样有着诙谐幽默、嬉笑怒骂;惯于长篇大论的名流,有时也有轻灵的想象付诸笔端。问题在于我们能否深入德国人的内心世界,发现德国人的另一张面孔,而且能把它们恰当地介绍过来。随着我国与德语国家之间交往的日益频繁,我们对德语国家的文化和艺术的了解也不断全面、深入,介绍到中国来的德语国家的文学作品越来越多。所以,我们不但要把德语文学中的巨著名篇介绍给读者,也要把记录他们心路历程的小品散文介绍过来,以资“去蔽”。如果把德语文学比做一片长满橡树的莽林,那么在这片大林莽中除了老橡树之外,也不乏在林中空地上不甘寂寞的勿忘我。我们从德语文学之林里采撷来一束,献给读者,以求让读者领略德语文学的另一种风貌。阅读这些作品时,我们可以感受到,说德语的人们也并非时时都板着脸作形而上的玄思,也并非个个都是康德、黑格尔。这些散文作品中,虽然有的篇目仍有较强的思辨性,与德语文学的主流相一致,但总的说来,这些文章大都以平淡、清雅、亲切见长。我们选编的范围从18世纪到20世纪,既有德国作家,也有奥地利和瑞士德语区的作家。

值得注意的是,这个集子里所收的作品,绝

大多数在我国都是第一次译出发表,少数篇目原来已有译文,但这次收集时也重新翻译。作品编排的顺序是根据作者的出生年份而定,作者简介是译者所加。翻译难,散文的翻译更难;选编更需要开阔的眼界和高度的审美鉴赏力,我们自知疏漏在所难免,还请读者批评指正。

前 言	叶廷芳 李伯杰(1)
〔德国〕尤斯图斯·默瑟尔	
论如何使概念更优雅	(1)
〔德国〕克·弗·丹尼尔舒巴特	
我的一生和我的信念(节选) ...	(5)
〔德国〕约翰·H·容一施蒂林	
初遇歌德	(13)
〔德国〕格奥尔格·克里斯托弗·利 希滕贝格	
写德国小说难于上青天	(17)
〔德国〕威廉·海因泽	
沙夫豪森莱茵第一瀑	(23)
〔德国〕沃尔夫冈·歌德	
莱奥纳多·达·芬奇的《最后的晚餐》	(28)
〔德国〕约翰·彼得·黑贝尔	
鼯鼠	(34)
骑驴奇闻	(37)
〔德国〕路德维希·范·贝多芬	
海利根施塔特遗嘱	(38)
〔德国〕弗里德里希·施莱格尔	
莱茵河遐想录	(42)
〔德国〕路德维希·蒂克	
颜色	(50)
〔德国〕恩·台·阿·霍夫曼	
贝多芬的器乐	(56)
〔奥地利〕弗兰茨·格里尔帕策	

贝多芬墓前演说	(66)
[德国]亨利希·海涅	
哈尔茨山游记(节译)	(69)
关于流亡、性格和诗人	(74)
[奥地利]阿达尔贝特·施蒂夫特	
除夕	(87)
投宿(节译)	(93)
在斯特拉斯堡大教堂上	(98)
[德国]台奥多尔·冯塔纳	
夏日伦敦	(104)
[德国]弗里德里希·恩格斯	
欧洲风情画	(109)
[奥地利]玛丽·封·埃布纳-埃 申巴赫	
朦胧人生	(120)
[德国]格奥尔格·西美尔	
也谈登阿尔卑斯山	(124)
[德国]格哈德·豪普特曼	
入学第一天	(130)
[奥地利]赫尔曼·巴尔	
谈谈走路	(134)
[奥地利]鲁道夫·卡斯纳	
涅槃	(140)
[奥地利]阿尔弗雷德·波尔加	
滑稽女中音	(145)
[奥地利]施台凡·茨威格	
难忘的经历	(148)
昨日的世界(节译)	(159)
[奥地利]弗兰茨·卡夫卡	

布雷齐亚观飞记	(165)
他	(176)
与魔鬼拥抱	(183)
[捷克]埃贡·埃尔温·基施	
与卓别林共事	(189)
[奥地利]格奥尔格·特拉克尔	
孤寂	(198)
梦园一记	(202)
[德国]贝托尔特·布莱希特	
一顶旧帽	(207)
[德国]安娜·西格斯	
两座纪念碑	(211)
[德国]君特·布鲁诺·福克斯	
一堂讲述头盔的历史课	(214)
[德国]阿尔诺·施密特	
我该怎么办?	(217)
[德国]莱因哈德·赖陶	
有客来访	(221)
[德国]君特·库纳特	
发现	(223)
[德国]克里斯蒂安·恩岑斯贝格尔	
关于不莱梅文学奖的声明	(225)
[德国]克里斯托弗·梅克尔	
我的国王	(227)
[瑞士]彼得·比克塞尔	
解释	(232)
瑞士人的瑞士	(234)
楼层	(240)
公务员	(242)

〔德国〕恩斯特·路德维希·柯萨克

名医 (244)

〔德国〕尤斯图斯·默瑟尔

论如何使概念更优雅

尤斯图斯·默瑟尔(1720—1794),启蒙运动时期的德国政论家、史学家和政治家。出生于德国奥斯纳布吕克一个官僚家庭,年轻时学习法律,后当过律师,做过官。作品以政论著称,也写过剧本。在德国“狂飙突进”时期曾起过影响。他的《论武力动用权》一文曾启发了歌德,使其写出有名的剧作《葛兹·封·柏林兴根》。他的文章一般都富有雄辩力,条理清晰,文字规范。读了这篇《论如何使概念更优雅》,相信会有同感。

我们这里磨坊的磨工昨天和我开了一个相当雅致的玩笑。他走进我的房间,说道:“磨坊里的系绳柱里要装四个金属滚珠,还要把绳柱的部件装进陶罐里。另外,所有的圆盘、储盒、螺栓和尾销也需要修理;有一枚带尾翼的铁质柱钩也已无法使用;还有圆盘缆也——”“阁下请讲德语,我

的朋友！我听出来了，阁下是在说阁下的那架风车吧。不过我对造风车一无所知，说不出一架风车上的成千个零件的名称。”说到这里，这个滑头大笑起来，带着一脸的狡黠说道：“我们的牧师先生礼拜日布道时不也是这样做的吗？他说的净是一些艺术词儿，我们这些可怜虫听得头昏眼花。我觉得，他要是对我们这些只晓得造风车的人不说那些艺术词儿，是会干得更好的，就像我给他的教区供应上好的面粉而不同他们说磨坊里那些技术词儿一样。”

“是吗，我的朋友！”牧师笑吟吟地说。他站在窗前，磨工所以没看见他——磨工立刻溜之大吉——谈话于是在牧师和我之间进行。牧师是一个非常明白事理的人，他承认磨工的话的确是有道理的，虽然他立刻说道，他本人并未违背磨工所讲述的原则，他给本教区教民们布道时也没有使用与教民的概念不相称的词汇。恰如一个话题又引出另一个话题那样，最后我们谈到了时下正在流行的趋势，即把词语弄得更加精雕细琢。我们谈到这样一个问题：凡此种种，会不会以其特有的方式演变成那种一度颇受喜爱的善感那种弊端呢？“我们的哲人们在探究自然最内在的东西，对每一个概念都寻根溯源追踪到它的源头，并在源头揭示那些起作用的力量，给它们赋名，并且把自然中看不见的东西显现出来。我如果这样说的话，”牧师提高声音说道，“您是否同意我的说法呢？我们的观相学家在无穷无尽的看不见的特征当中寻找我们性格的印记，以丰富我们的认识；我们的心理学家正在区分我们灵魂中的各种色调和力量，并且用无限来作为衡量的标准；我们的伦理学家在把人类心灵中不可胜数的变化形式分门别类，把成堆的杂乱无章、模糊不清的概念提升到明白清晰的高度。您认为这些做法有何不妥吗？”

“我当然不会认为这样做有什么不妥，”我回答说，“只

要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开磨坊的人,而不是为了那些等待着面粉却不关心滚珠、绳柱和销钉的人。不过我觉得,现在替读者而写作的作家中,赞同这种做法的人为数极少,而且他们当中的佼佼者也不再是替普通人写作,他们乃是根据他们过于敏锐的洞察力来选择言词的。他们使用的概念取自事物的极深处,他们研究的东西只有专门家才知道。而且我时常感觉到,他们似乎是在用放大镜工作,用一种完全不同的眼光来审度事物,是在一种特殊的环境里看待事物,而还从没有人在这种环境里考察过事物。如果人们只是想要了解情况、提高自身素质抑或只是想娱乐一下,是不会总在面前摆上一架放大镜的。换言之,谁若生了病,也不会不去找于治病有益的医生而去选择这种精密的分析装置。那种程序的自然的后果是这样的,他们也在提高他们的感受力;如果另外一个诚实之人并没有看到他们之所见,故而全然无动于衷的话,他们便会欢呼或咆哮。是的,诸如此类的人我可是见识得太多了,他们在自然的无限当中发现了许多类似的新事物,所以陷入了一种为普通读者不可理喻的狂热境界之中。依我看,科学应当是为大师存在,科学的果实则是为了芸芸众生。对我来说,一项伟大的脑力劳动的结果,远比对人类美德进行最精微的肢解更加可爱、更有教益。柏林一座新的天主教堂的落成典礼是以唱诗开始的,人们唱道:我们大家都信仰一个上帝,云云。在我看来,用这样尽人皆知的圣诗来开始落成典礼的想法,都比讲解教堂结构要美得多,也好得多。”

“不过,”牧师在这里插话道,“这要看那些最精微的真理可不可以变得通俗!”“噢,”我说道,“什么地方会发生这种事,我就在哪里停止异议。不过没完没了地给事物的组成部分及事物间的区别标尺度,上颜色,使任何人都能看到、感觉得到它们,这可是有违事物的本性的。一旦越出科

学的狭窄范围,这种行径就只会扰乱人们的常识。这样一来,对一个事物的全部处理方式,以及用来陈述这种处理的语言,要么规定得太过于深刻,要么规定得太过于丰富,以便用它来满足自己种种标准化的需要。语言的这种遭遇跟我们的五官也相差无几:有时我们五官的感受力太过于敏锐,超出了我们的健康和舒适感的限度。隐身于我们五官内的那整个无限的国度,乃是玄思与体系之域。每个人都在这里存放一些自己的玩意儿,并且据此来规定其语言,或者给自己的假设发明特殊的符号。人们惯常使用的语言一旦超载,就会从中产生出病痛和困惑,就像一大堆杂乱无章的硬币一样。现在的问题是,在不该进行区分的地方,人们也在进行区分。人们不去努力让人受益,而是在吹毛求疵;人与人再也无法相互理解。想当年,经院哲学的语言正是断送在它自己的精雕细琢之中,歌特式的大刀阔斧正是想填补这种缺少恢宏气度的虚空。我们现在的语言正在重蹈过去这两种语言的覆辙。每当我看到那么多人在师法拉斐尔,却没有得到拉斐尔的真髓——”

“呵!这么说,磨工的话还有几分道理,”我的朋友总结说,“把圆盘留给熟谙磨面艺术的人吧,我们只要他磨出来的面就行了。”